阪谷素評註

評註東萊博議

卷五

口 12
2142
5

和漢 2142 巻 5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五

清　錢唐　瞿世瑛
日本吉備　阪谷素評注訓點
校字

左夏四月辛巳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必無日

先軫死狄師傳公三十三年

至難發者悔心也凡人之過狠至難持者亦悔心也至難發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諱之怠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是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曷爲其難持也悔心初發自厭自悔自咎戚然焦然不能一日安苟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矣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

矣、不顧而唾狄伐晉、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孫月峯曰、起一段、寫人情歷歷如見、乃知不深通世故、不可以爲文章、此篇主眼在一持字、節節相顧、段段相應、有常山蛇勢、

繞、必入於自慙矣、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殘矣、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斛之舟放乎滄海、非遇大風則不回、苟操舟者無以持之、固有因風力之勁而反致覆溺者矣、舟之所以回者、風也、舟之所以溺者亦風也、一念之悔、其勁烈、蓋甚於風、烏可不知所以持之耶、吾讀左氏至先軫之死、未嘗不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持悔也、軫以晉襄公之縱秦囚、不顧而唾無禮於君甚矣、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胄而死於狄師、其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固可以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之、不用是力於禮義、而用是力於血氣、身爲元帥、總三軍之重、而輕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辱國、沒有餘責、殆與自經於溝瀆者等耳、先軫所犯者晉君也、所死者狄師也、前日犯君者謂之悖、今日死狄者謂之狂、聞以義掩利矣、聞以善掩惡矣、曰悖曰狂、其過惟均、豈聞有爲狂而能掩悖者乎、先軫未能改前日之過、而適所以生今日之過也、先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於生過、其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也、風之無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力之勁者、惟善操舟者爲能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至於悔力之勁者、惟善治心者爲能持之、如使人之有過者不自厭自愧、自怨自咎、則終於此而已矣、厭愧怨咎、正吾入德之門、

彭家屏曰、人有不得于心、赴湯蹈火而不自知者、此類是也、

人無情、非人、而情緒多端、所謂可發於情而止乎禮義者、豈唯在七情未發之前、發而至悔、亦然、呂公反覆示人以持字、其意深切可味、

自前喻風力轉化、更發一妙義、

然毫釐之差、復陷於過、果可以持之乎、曰、負擔而趨家者、不勝其勞、弛擔而至家者、不勝其逸、負擔之勞、乃所以爲弛擔之逸也、悔過之初、厭愧怨咎、改過之後、舒泰恬愉、先軫悔過而至於殺其身、意者、徒知悔而未知改乎、使果能持其悔、亟改而歸之善、則舒泰恬愉之地、自有真樂、必不肯輕殺其身也、既歸家則忘其勞、既改過則忘其悔、豈有既歸而猶勞、既改而猶悔者乎、是則其過當改也、悔亦當改也、

乘則放、放則悔又生悔、何得有真樂、持工夫其在不乘乎、

鍥爾有餘響、慣手結法、每出每奇、

左狄伐晉、郤缺獲白狄子、初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殛鯀、興禹、云云、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白季舉郤缺（僖公三十三年）

人之觀、隨所遇而變、過朝廷則觀政、過障戍則觀備、過營壘則觀兵、過墟市則觀貨、所觀未嘗不隨所遇也、惟因所遇而觀、故將求士者、必之庠焉序焉校焉塾焉而適野、則所見畎畝而已矣、稼穡而已矣、農夫而已矣、於此而求士、是猶求魚於山、求獸於海、果何從而得之哉、彼白季出使而得冀缺於耕耨之間、其亦異於人之觀矣、白季文公之近臣也、居則華屋、出則雕軒、方其奉君命而使佩玉長裾、光麗溢目、氈幢旌節、貴震一時、使他人居之、則意必滿氣必揚、下視農夫露體塗足之勞、將聾慶嘔噦而不肯觀矣、況東阡西陌不知其幾人也、婦饁子餉不知其幾家也、梦梦闐闐、往來如織、何以辨其孰肅孰慢、孰莊孰肆、孰敬孰怠耶、白

季於道路駐足之頃、驟拔冀缺於千鍾萬笠之間、舉之於君、列之於卿大夫之間、迄爲名臣、不負所舉、吾不知臼季一句、應前段彼臼季云云、而換起下段、前段起首說觀方、以逼出彼臼季句、此段故用濃縮筆、形容臼季貴富田野曠漠之狀、以逼出吾不知句、兩段筆彩殊別、而筆路則同、行文最在逼出巧拙之間、宜注眼於此等、

思之既深、故雖田野之間、莽蒼之外、寸長片善、未有不投吾之意而動吾心在於求士、則士自見於吾心也、鑑以照物爲職、吾明既徹、則物自入其照、公卿以求士爲職、吾誠既立、則士自入其求、如使本無求士之誠、則雖左顧右盼、見一人而問之、又見一人而質之、體煩目眩、精耗神竭而死、謂眞賢實能者、未必不失之交臂之間矣、

觀茅容之避雨、未有知容之賢者也、而郭泰獨知之者、非泰之觀異於衆人、泰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過冀缺之耕饁、未有知缺之敬者也、而臼季獨知之者、非季之見異於衆人、季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苟所觀者、以目而不以心、則見避雨而偶不箕踞者遽謂之茅容、見耕饁而偶不嫚侮者遽謂之冀缺、可耶、吾嘗攷臼季冀缺之事、而知古今風俗之變有大不同者焉、古者公卿有不遇之歎、而布衣無不遇之歎、後世布衣有不遇之歎、而公卿無不遇之歎、古者公卿以求士爲已責、故常以不遇賢者爲憂、至於布衣、外假泰對說、明心觀之義、玲瓏透徹、

語帶戲妙、唯以其形、則天子輦上所見、不勝缺容之多、作論主意、反在末段、無限感慨、古雖君主專制、而

政網不容、故處士自占自由、後世則唯抑壓、呼以異風、

習、

後世公卿以塞賢路為務、應之緩者、尚其可者也、

左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

無責、內無憂、囂囂然何往而不遇哉、故曰季惟恐不遇、冀、缺、而冀缺不恐不遇曰季也、後世之公卿、以得遇、冀、缺、而冀缺不恐不遇曰季也、後世之公卿、以得位為遇、後世之布衣以無位為不遇、下求之愈急、上應之愈緩、而風俗日以薄矣、非自扺於汚俗之中、殆未足與論遇不遇之真在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

軍、僖公三十三年

國毀當辨、身毀當容、國辱當爭、身辱當受、是固不可格以一律也、昔夫子能忍匡人之圍、而不能忍萊夷之兵、能忍南子之見、而不能忍優施之舞、聖人之心、何其多變也、晉劉琨句

之柔、忽變而為擊柱之剛、緩帶之

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案東晉謝玄、使持堅師却、敗之處、父欲退、玄欲進、而其

和、忽變而為奮鬚之怒、迭弛迭張、迭弱迭強、闔闢推移、不主故常、是非聖人樂於多變也、處身之與處國、其法固不相參也、毀辱在身、聖人納之而不校也、此匡人之圍、南子之見、夫子所以未嘗一動念也、毀辱在國、聖人競之而不置也、此萊夷之兵、優施之舞、夫子所以未嘗一毫貸也、楚子上為陽處父所薄而退舍、加以遁逃之誚、為子上者、盡思是誚、其身之誚乎、其國之誚乎、使所誚止於子上之身、則不與之校者、盛德也、閎量也、大度也、今遁逃之誚、不專及其身、而且及其師、不專及其師、而且及其國、為子上者、安可嘿嘿受誚遠帥師而歸乎、楚與晉爭衡久矣、一旦為

能動敵則同是在兵機不在一水之上鈔録在傳偶及之

陽處父無故而被以逃遁之名子上曾不出一語與之競天下必以爲楚師之真遁皆將雄晉而雌楚吾不知而令而後幾戰幾勝而後可洗此恥耶然則爲子上者將奈何曰夾汲之師兩軍相望先濟不可也先退亦不可也先濟則晉將乘之逞邀擊之計先退則晉將藉之爲班師之名子上盍當退舍之際遣一介之使以告晉師曰大國有命敝邑不敢違是以在此爲大國退既成列矣使人敢請濟期彼陽處父無辭以對然後卷甲束馬而趨之雖使不及晉師然遁逃之名將在晉而不在楚矣處父何自駕其誣商臣何自入其譖哉大抵君子勇於公而怯於私在家庭

辭令則妙逼左氏抑兵機果何如余未知此計之行否且商臣之暴惡欲譖之豈憂無辭莫須有三字能殺茁

公況子上乎

能如此固莫難爲然豈可以責子上輩者

不得已以下至褻矣十八字不能解窃以爲作不得已而與之校與之校則天下無敵矣十六字其意始明雖曆妄書正之大方

在鄉黨在田野含垢忍恥見侮不辱恂恂愉愉人百欺之而不以爲忤在廟堂在軍旅在官府燭奸摘隱洞見肺肝凜凜冽冽雖人一欺之亦未嘗容其所以不移朝廷軍旅官府之勇而變家庭鄉黨田野之怯非嫌於私已也一已之尊萬物無對其所以不與人校者非不見有可校者也舉挺擊空適以自勞舉刀斷水適以自困彼之來毀譽者適所以自損耳吾從容無爲而置彼於不足校之地勇不既大矣乎至於國家之事則存亡安危繫焉不得已而出力與之校校而以力則其威褻矣是知怯於私者衆人以爲怯而君子則以爲勇之大也

下呼揭、大要已明、故不贅舉、

周叔服相公孫敖二子（文公元年）○越椒生、而子文知其滅若敖氏、（宣公四年）伯石生、而叔向之母知其喪羊舌氏、（昭公二十八年）

揚用脩曰、落筆何等矜貴、東萊胸次曠然可想、

孫執升曰、孔門相術自有傳書、其流遠矣、荀卿不得其傳、排之適以助之、

勢相敵而後訟、未有非其敵而訟者也、非其敵而訟焉、則大者喪、其爲大矣、公卿之於皁隷也、巨室之於窶民也、儒者之於卜祝也、邈乎其勢之不相敵也、親屈、公卿之貴、而與皁隷訟、親屈、巨室之富、而與窶人訟、親屈、儒者之重、而與卜祝訟、勝之不武、不勝爲笑、適以自卑而已矣、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篇、下與卜祝較、何其不自愛也、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凡賤、則迹於巫醫優伶之門、仰視儒者、如斥鷃（莊子）望大鵬、於羊角扶搖之上、敢有一毫爭衡之心乎、荀卿忽降尊貶重、譊譊然與相師辨、連簡累牘、而不已、是書一出、相師之氣坐增十倍、互相告語、以謂我何人也、卜祝也、彼何人也、儒者也、我何足以致彼之爭、彼亦何苦與我爭也、今彼乃明目張膽極其辨、而與我爭、曲直恐不勝者、是必我之道可以與彼抗也、由是、卜祝之流、人相勸、家相勉、支分派別、相形之術、遂蔓延於天下矣、然則荀卿之於相術、將以排之、適以助之、將以抑之、適以揚之、非相之篇、吾恐未免爲是相之篇也、自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概見於世矣、若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

此篇亦假題論相術、其駁荀卿、則所以戒世之拘拘論瓚節者、特其假得術合以滑瞽爲治法、

巧、論得奇、尤足醒人心目、

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誇於口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豈孔子衛道之心、反緩於荀卿耶、孔子以謂天下之曲伎小術、雜焉而不可縷數、如蜩蟬蛙鼃、自鳴自止、本不足爲吾道之輕重、苟獨取其一法、而辨焉、則天下必以爲是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辨、必其道可與聖人抗、殆將有陷溺而從之矣、是不能爲吾道損一異端、反爲吾道增一異端也、天下本未嘗以異端待相術、荀卿強斥以爲異端而與之辨、無故而爲吾道增一異端、非卿之罪耶、吾觀孔子周遊於天下、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術而窺之、有曰顏類皐陶也、有曰項類皐陶也、有曰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而已、豈非曲伎小術初不足與論是非耶、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書、殆非卜祝所誦之相書也、申申夭夭、即孔門相容貌之術、闇闇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躩如翼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怡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一部一位、一占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矣、曾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爲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爲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相

揭孔子反映擊倒荀卿、

王聖俞曰、見怪不怪、自是絶異端良法、

斷案明快如日月、

然後徐徐一轉、取餘輝照出仙境、

鍾伯敬曰、似譏似謔、韻其趣甚、

袁中郎曰、掀翻名理之窟、而妙在遊戲出之、絶無一痕腐氣、

孫月峯曰、絶異端、以不辯自是聖人居上流之法、末又就相冷敲熱棒痛喝一番、奇文妙義、

真眼夷所思、

茅鹿門曰、末一段語帶調笑、正完其

不足與辯之意、

書以相人、故發而爲眸子瞭眊之論、苟卿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耶、

閏三月非禮　文公元年　○閏不告朔　文公六年　辰在申

再失閏　襄公二十七年　火西流司曆過　哀公十二年

題四事皆曆官失誤、

天下之事、有若贅而實不可損者、君子之所當察也、

三月而春、三月而夏、三月而秋、三月而冬、孟其始也、仲其中也、季其終也、孟仲季之月具而始中終之序全、殆不可一毫加益、彼所謂閏者、果何爲者耶、閏在春則春之贅也、閏在夏則夏之贅也、閏在秋則秋之贅也、閏在冬則冬之贅也、閏之附於四時若附贅然、聖人果何爲置之耶、及問諸知曆者、然後知閏者實

借題示教博議之常、抑故意假借、豈無其弊、此篇以管見、則文雖佳、而其說就閏講道學猶詩家追韻强押、恐不免湊合之弊、

太極二句漢書律曆志之語、三統謂天地人子丑寅之叙、

曆數之基本、四時之所待而正者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上下經緯而天下至變生焉、苟不置閏以通其變、則周天之餘度、誰與受之、期年之餘日、誰與受之、以有常之曆而追無常之天、日疎日遠、日外日差、積而至於久、將見曆在宸而時已夏矣、曆在離而時已秋矣、此魯曆之差、仲尼之譏、左氏之論、未嘗不本於置閏也、閏定則曆定、曆定則時定、孰知吾向日視爲贅物者、乃曆數之大本乎、因曆數而例其餘、則吾平居嗤笑以爲贅而無用者、未必非至理之所在也、一揖可矣、三揖則贅、再拜可矣、百拜則贅、終日恪誠、足以格鬼神、乃贅爲七日

莊子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此篇立意、自此點化來、樂記、獻之禮實主百拜、

祭統、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
學記、一年云云、三年云云、五年云云、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之齊、終年勤苦、足以通倫類、乃贅爲九年之學、是皆吾平日之甚不快、猶是閏之贅也、以閏爲贅而損之、則所差者特寒暑之節耳、至於以揖爲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揖、以拜爲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拜、以齊爲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齊、以學爲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學、然則聖人之教、凡世指爲苛細繁委贅而無用者、皆可以陰養天下之有用也、豈止一閏法而已哉、雖然、斗指兩辰、謂之閏、是閏非辰之正也、月無專建、謂之閏、是閏非月之正也、中氣不在、謂之閏、是閏非氣之正也、如是則人非特以爲贅、天固以爲贅矣、曰、非也、閏者、曆之樞也、使斗杓可得而

以轉運四時之差、故謂之樞、
曆法十九歲七閏、爲一章、盧舜治曰、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爲一會、三會爲一統、三統爲一元、章統會元運于無窮、此曆之大成也、

左、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

指月建可得而名、中氣可得而攝、則是亦四時之一耳、何以定四時而成歲乎、惟閏也、非辰之辰、而斗杓所不能指、非月之月、而月建所不能名、非氣之氣、而中氣所不能攝、居章會統元之間、視之若贅、而千載之日繫焉、爲曆官者、安可棄而不攻耶、天下之理、固有手之所不能指、口之所不能名、說之所不能攝、古今共棄而不攻者矣、此又非曆官之責也、

楚太子商臣弒成王、文公元年

天下之言、察於利害未驗之前、人皆以爲難察、於利害既驗之後、人皆以爲易察、鯨能欺四岳、於九載之初、而不能欺比屋、於九載之後、非比屋果智於四岳也、

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鑒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冬十月、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注、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

子貢兩觀云云、孔子家語、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云云、

未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同也、少正卯能欺子貢於兩觀方誅之始、而不能欺市人於兩觀既誅之餘、非市人果智於子貢也、未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同也、未見僞辨之慝、而能察少正卯之言、則天下皆孔子洪範之禍、而能察鯀之策、則天下皆堯矣、闔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矣、如必待既驗而後察之、特比屋市人之智耳、是故出夏癸於南巢、則必思伊尹不可再用、留商辛於牧野、則必思祖伊不可再用、脫夫差於姑蘇、則必思子胥不可再生、當利害既驗之後、雖至愚極暴之人、猶未知其可從、而悔其不從也、然則天下之言、當利害未驗之時察之、安得不謂之難乎、自利害既驗之後察之、安得不謂之易乎、吾獨以爲利害之未驗、察言者若難而實易、利害之既驗、察言者若易而實難、吾非樂與說者反也、所謂正言似反者也、利害未驗之前、利未見利、害未見害、吾心未爲利害之所分、則所用以察言者、皆心之正也、以吾心之正、而察天下之言、其善其惡、其邪其正、畢陳於前、而莫能遁、非難而易耶、至於利害既驗之後、吾見其言之驗、則竊意其言之可從、是以事信之、而非以心信之也、吾見其言之不驗、則竊意其言之不可從、是以事疑之而非以心疑之也、信與疑不出於心、而出於事、其弊可勝既耶、人臣之以是諫非者、君從之則有利、君不從之則有

以成敗論古、是讀史者之深戒、抑亦可以爲論今者之戒、凡定見不立、則以爲利害之所使、役人能不爲利害

呼使役則其論始確

害後世因其事之驗而信其言之驗可也抑不知天下固有以非諫非者雖能知君之過而已之諫亦不免於過雖能舉君之失而已之諫亦不免於失君不從其言固有害也君從其言亦有害也後世徒見其君不從其言之害而不見從其言之害溺其事之驗而忘其理之差爭拾其遺說而襲之蓋有亂亡相尋而不悟者矣此吾呼謂若易而實難者也楚子上之事是已子上諫楚成王之立商臣既中楚成王之非矣而子上以諫者亦未免於非也既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又曰楚國之舉常在少者此二說者實萬世禍亂之權輿使楚成從其前之說

反覆辨駁滔滔滾轉一句入題有截奔馬之勢抑冗長喧容之弊則存焉益感慨於南宋多子上輩而然也是當以別格看之

則國本不建儲位久虛得無起覬覦之姦乎使楚成從其後之說則嫡庶不明長幼失序得無開篡奪之萌乎此二禍者吾未知與熊惲之變孰先孰後也後世徒見子上料商臣之驗遂信其言而納於禍有以立嗣爲諱如唐宣宗者實子上齒未之言誤之也有以疾孽奪宗如隋文帝者實子上舉少之言誤之也其餘以此隳命隕生者未易枚舉豈非樂已驗之言而蹈未見之禍乎彼商臣之惡自非梟獍其心者皆知疾趨而避之其禍後世殆未若子上之烈也張角不足爲漢禍而討張角者乃爲漢禍盧循不足爲晉禍而滅盧循者乃爲晉禍商臣不足爲萬世禍而排

唐宣宗久不建東宮宰相崔慎由說建儲宮闕之俛首不復言隋文帝廢太子勇立晉王廣引唐隋二事為證論確而垂戒深矣

討張角者曹操滅盧循者劉裕

結一句、蚩疑其泛、

商臣者、乃爲萬世禍、天下之禍、固有機於此而動於彼者矣、夫豈始慮所及耶、

左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不謂之善、周公之過、因管叔而過也、過在管叔、而周公何與焉、孔子之過、因昭公而過也、過在昭公、而孔子何與焉、過端發於人而不發於己、是安得爲周孔先旦居曰效尤、禍累哉、漢高帝因傾項籍而爲義帝服、非真悲也、服帝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所以挫羽也、劉裕因傾桓元而謀復晉祚、非真忠也、先旦居脅臣伐衛、圍戚取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晉文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文公元年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善者、君子謂之善、

復晉、所以滅元也、時無項籍、則高帝必不爲服義帝之喪、時無桓元、則劉裕必不倡復晉祚之師、其爲善果出於己耶、因人而過者、猶鑑遇嫫母而醜也、因人而善者、猶木託喬岳而高也、本非木之高也、是故因人而有過者、雖百過不足尤、因人而有善者、雖百善不足喜、爲善由己而由人乎哉、晉襄公即位而朝王於溫、人皆善其尊周也、及攻其朝王之由、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其意曰、周王朝王之事、名爲尊周、而實則討衛也、因朝周而後討衛也、然則尊王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特因衛而發耳、向若衛侯之車、先叩於晉關、則吾知晉襄之施、未必入於周境矣、彼因人而有善

王元美曰、伯恭凡喻皆妙、此覺稍有未穩、反覆之自得、

此一篇著眼處、人云、春秋者、誅心之書、余於博議亦云爾、

者、果足以爲善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子之敬寡矣、臣必因責人而始朝君、則君得臣之用心、則是父無故終不得子之敬、君無故終不得臣之朝君、自朝汝君耳、亦於人何有、挾敬父之孝而辱人者、必反爲人所陵、使晉襄之事周春朝秋覲、史不絕書、亦昏定晨省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況甫陟周之庭、遽傲然自足、鳴鐘擊鼓、峻責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之侮哉、世有妄人常拜其父者、他日執塗人而責之曰、天下滔滔爲利祿拜朝廷爲之如何、不可不思也、

焦澹園曰、尊周攘夷齊桓晉文皆由此耳、豈但朝王于溫哉、此五霸之所謂假之也、

鍾伯敬曰、寫呆愚之狀、可發一笑、

丘瓊山曰、妙解、

姦有大小、而先自飾、則古今同揆、

我常拜父、汝何爲不拜我、天下未有不笑其狂者、晉襄之責衛、非此類耶、雖然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大學之道也、大學古之遺言也、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衛、似合於大學之旨、庸可毀耶、非也、觀書要當總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己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己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己之論、用爲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己、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己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黠吏姦民將與人訟、必痛自刻削、不入文法、鄉閭未有以脩飾許之者、以其身之治而心之險也、豈有士君子而嘗懷非人之心者耶、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浸入黠

吏姦民之用心、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左秋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建其議、君子以為失禮、仲尼論臧文仲不仁不知、縱逆祀、居其二、定公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魏徵曰、宗伯主躋僖之議、而夫子以罪文仲、故知為相楯難、凡人之功罪、皆身與焉、

禘太廟、躋僖公（文公二年○順祀先公定公八年）

議禮如聚訟、斷禮如聽訟、競禘爭祫、駁郊難社、大訴牒也、據章守句、執文秉法、大券契也、棟充宇積、帙千簡萬、大案牘也、前師後儒、乃禮中之證左、黨同伐異、乃禮中之讐敵、析言曲辨、乃禮中之姦氓、斷禮者、苟欲隨事而折之、隨說而應之、彼以經來、我以經對、彼以傳來、我以傳對、彼以史來、我以史對、是猶聽訟者欲與珥筆之民爭長於律令貲劑之間、終必反為所困而已矣、善聽訟者、出於律令貲劑之外、折以人情、一言而訟可息、善斷禮者、出於詁訓箋釋之外、折以人情、一言而禮可明、人情者、訟之所由生也、吾先得其所由生者而制之、自綱觀條、自源觀派、物迴縷解、冰釋露晞、雖老於議禮者、隧筆失簡、莫敢支梧苟捨其本、瑣瑣然下與彼角逐於詁訓箋釋之間、是固彼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以我之所短、而遇彼之所長、其受侮也、則宜此古今斷禮者、所以每為人屈而鮮有能屈人者也、魯祀僖公、始逆終順、禮家之說、互有從違、其論篤而義精者固多矣、未有折之以人情者也、吾請悉置禮家之說、而專以人情明之、人之情、欲尊其親者、將欲為親榮也、尊吾父而坐之吾伯父之上、則人必以吾父為不弟矣、尊吾父

吾請云云、如大將揭大旆於中軍、

誹謗非忠、然比之諂諛陷惡者、則尚忠矣、諂諛之賊國家害君父、其禍莫大焉、故明君立誹謗之木、

僖公閔公庶兄、以弟躐兄語、恐偶然失之、

反案激蕩、却是平平人情、蓋有所蔽而然、

倩陽貨配以唐強藩掉尾揚揚風彩動人、

定公八年、陽虎盜寶玉大弓、

左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

而置之吾君之上、則人必以吾父爲不忠矣、不弟、大惡也、不忠、大刑也、本欲尊吾父、而納之於大惡、本欲尊吾父、而納之於大刑、非不孝之尤者乎、生與死、一理也、寢與廟、一制也、宴與祀、一儀也、文公溺於夏父弗忌之諂、躋僖公於閔公之右、以尊其父、胡不以人情推之、若使閔公僖公俱無恙、一旦忽使僖公以弟躐兄以臣躐君、則詬讁之集刑戮之加、不旋踵矣、是則愛僖公者、乃所以辱僖公也、人情自非大不孝、未有忍辱其親而不怒者、苟文公誠不爲其親者亦未有見辱其親而不怒者、苟文公誠不爲枝辭蔓說所蔽、獨斷以常情、則知夏父弗忌者、乃吾父之讐、將奮戈之不暇、豈有反聽其說者乎、躋僖公於閔所殆百餘祀、想僖公有神、震慄惶灼、戚然不寧、日望一日、歲望一歲、庶幾人或正之、得還昭穆之舊、而魯之臣子例皆蒙蔽不能度以人情、因謬承誤迄莫能正反使順祀之舉出於陽貨之手、是可羞也、噫、唐不能還魏徵之宅、反使強藩請之、魯不能序僖公之廟、反使賊臣正之、國尚爲有人乎、吾以爲魯失寶玉大弓之辱、未如順祀之爲大辱也、

出姜貴聘而賤逆　文公四年　○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文公十八年

公、出姜歸齊、義之所責、民略而士詳、法之所禁、市寬而軍急、士、吾

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亾、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文公十八年、夫人姜氏、惡視之母也、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所厚也、責之不當如民之薄也、軍吾所重也、治之不當如市之輕也、此說者之所共守者也、君子之意果出於是乎、君子以同天下為心者也、厚士而薄民、重軍而輕市、非所以同天下也、待之同而治之異者、稱物平施而歸之同也、為士者、身處於邊豆絃歌之間、視禮義如寢食、而愚鄙之民、蓋有不聞禮義之名者矣、是士宜不犯義而民宜犯義者也、在軍者、身處乎旗鼓鈇鉞之間、視法律如寢食、而市廛之氓、蓋有不聞法律之名者矣、是軍宜不犯法、而市宜犯法者也、宜不犯義者責之略、宜犯義者責之詳、宜不犯法者、治之寬、其不同乃所以為同也、是

巨屨小賤異賈、是不同之所以為同也、所謂稱物平施者也、抑又有說焉、居於義之中而犯義、居於法之中而犯法、非盡蔑棄義法而不顧、必不敢也、其犯雖小、而蔑棄義法之心、則大也、彼其處於義與法之外者、雖過惡暴著、特未知義法而然耳、身過雖大而心過則小、君子以為小者、必身過也、有衆人以為小而君子以為大者、必心過也、魯文公逆姜氏於齊、命使差輕是衆人之逐、魯國之禍、皆本之於一使之不備驗、襄仲之難、其言無不讐者、其所觀者在心不在事也、魯人之於禮猶越人之漁胡人之獵也、晝與禮俱、作夜與禮俱、

上段就身分而說權衡、以發此段心身之權衡、西洋治罪以陪審、亦唯付權衡於公論而稱之權衡、實天地間自然

然、呂公亦然、西洋法律亦然、

孔子欲存告朔之餼羊者、意不在乎餼羊、而在乎其心、世事風習、轉換之際、不可不深慮深戒也、

息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失禮之愆、在他國則可、在魯國則不可、蓋越人不能獵非恥也、胡人不能漁非恥也、在越而不能漁在胡而不能獵、則舉國笑之矣、蓋生漁獵之俗而不能者、必天下之至拙、生禮義之俗而不守者、必天下之至慢也、一使之不備他國之所謂小過、而魯之所謂大過也、一使之不備、其事固小、於蔑棄周公數百年之禮法、其心則大也、履堯舜之朝而爲欺者、眞欺也、欺一言重於他時之欺萬言者也、入夷齊之里而爲盜者、眞盜也、盜一金重於他時之盜萬金者也、見堯舜而敢欺事夷齊而敢盜居魯國而敢犯禮、推是心以往、何所不至耶、惡發於心

急進改革、可喜也、然而卒然一變、可不變者、亦皆廢毀歸厚之意、掃蕩不存、滔滔驅入輕薄風俗、所以日頹、亦唯因人心之變動、憂世者、豈所可忽也哉、

在楚成大心帥師滅六、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者大則禍應於心者亦大、是非報其事也、報其心也、非報其人也、報其天也、晉楚齊秦聘娶之際、其犯禮蓋有大於出姜者矣、而其得禍、不皆若文公之烈者、以其冐禮而非侮禮、事雖醜而心則未如文公之縱也、不然則文公一過而得譴、他君百過而無尤、天何私於晉楚齊秦、而獨讐魯耶、

楚滅六蓼　文公五年

物莫不惡傷其類、桃僵而李仆、若樗若櫟、必不爲之歎何也、非其類也、芝焚而蕙歎、若蕭若艾、必不爲之嘗疑焉、秦之與江同諸侯也、同盟會也、同利害也、類

同則憂同固其所也、臧文仲、魯國一大夫耳、大夫東脩之問不出境、其視他國之休戚、固非職所當憂、況六與夔邈然在江淮之間、自魯視之、蓋風馬牛不相及、其存與亡、何與於魯、大夫事哉、而臧文仲一聞其滅、蹙頞深憂、且遠傷臯陶之不祀、此世之所以共疑其闕於事情也、見故人之子顛頓困阨則惻怛流涕解衣推食之不暇、他日遇塗人之子、則是心貌焉、必厚其父祖、然後憐其子孫者、人之常也、臯陶之沒、下竟春秋千有餘年矣、臧文仲生千有餘年之後、初不識臯陶於何地、友臯陶於何時、而視其子孫之亡、憫惜痛悼、不啻數十年膠漆之契、是心安從生哉、類之。

臧文仲爲孔子所毀、亦其人畢竟君子之黨、故憂世感時、自非胷淺者所及、呂公所以有此篇、

楚人滅江以下、又覆詰難至此、徐應起處、說其所以深爲類、以同時之四凶、證之文字曲折、有情有景、

博議文法亦自此理來、

同者、移千歲於一朝、類之異者、睽一朝爲千歲、臯陶之所與同朝者、曰其緜、曰兜貌非不相際也、言語非不相接也、然一則在雲天之上、一則在泥塗之下、一則在風塵之表、一則在膏火之中、對席而分、胡越接步而判、古今想其緜兜苗之心、其視臯陶如寇讎、然日夜伺隙、惟恐害臯陶之無路耳、矧有閔惜其子孫之意哉、是所謂時同而類異者也、天下之理、未嘗無對、既有時同而類異者、故臯陶近不與其緜兜苗爲類於唐虞之朝、而遠與臧文仲爲類於春秋之世、想文仲之心、仰不知臯陶之在唐虞、俯不知身之在春秋、無形之中自相拜

書經益稷曰、乃賡載歌曰、云云注、賡續也、載成也、

酬無聲之中自相賡載、跡遠而心近、跡踈而心親、此所以見皐陶之不祀忽忘、歎憫惜不能自已、殆甚於合堂同席之交、大抵君子必與君子合、小人必與小人合、學者欲自驗其心、盍以是觀之、吾見君子失志而憂見君子之憂、吾見君子孫衰替而憂、則是吾心與君子合也、憂人之憂、本未足稱、然吾心與君子合、則大可喜、不憂人之憂、本未足貶、然吾心不與君子合、則大可懼、欲占吾心於君子合與不合、當察吾心於君子憂與不憂、自省之術、孰要於此哉、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　文公六年

三良之殉、君古今之論、是者半、非者半、是之者、壯其忘身之勇也、非之者、議其忘身之輕也、是非之論雖不一、至論其忘身則一而已矣、吾獨以謂三良惟不能忘其身、然後殉君、使其果能忘身、必不至於殉君、殉君非忘也、殺身以殉其君、非忘身者不能、今反謂不能忘身者、獨何歟、殉葬非厚也、是從君於昏也、是納君於邪也、以三良之明非不知也、知之而不敢辭者、爲其嫌於愛身也、以愛身自嫌者、未能忘其身者也、使三子果能忘其身、則視人如己、視己如人、君欲以他人爲殉、吾固爭之、所爭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人也、君欲以我爲殉、吾亦爭之、所爭者、殉葬

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

朱文公曰、康公從父之亂命、其罪有所歸矣、案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

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自首翻案攻擊理正而論奇無一筆懈怠作論文宜如是

之失也不知其在己也吾尚不知有吾身又安有愛身之嫌哉身天下之身天下之身理天下之理苟強認其身而有之凡事之涉於吾身明知天下之正理避嫌而不敢言是橫私天下之身而橫私天下之理也吾方欲救吾君萬世之惡名豈暇置一身之嫌於其間哉三子果不置一身之嫌於胸中則論已事如論人事居之不疑言之不怍必不至黽勉而受秦穆之命矣其所以寧殺身而不忍犯愛身之嫌者惟其未能忘身也人徒見三子奮然捐軀駢首就死其指之為忘身孰知其所以死實生於不能忘身也歟或曰三子之不能忘身則諾要不可謂之不厚其君也吾又以為不然為君計者厚其君者也為身計者厚其身者也三子若為君計必思殉葬為吾君無窮之累吾身縱不自惜豈不為吾君惜乎惟其專為身計而不為君計故當秦穆命殉葬之際謂不從則受偷生之責從之則君受害賢之責吾知免不寅耳彼君之責吾何罪有是心也果厚於君乎果厚於身計者則三子之厚其君乃所以薄其君也

季文子如晉求遺喪之禮行文公六年

天下之患不發於人之所備而發於人之所不備十事而記其九來問者必其一之不記者也六經而習其五來難者必其一之不習者也四封而守其三來

拈厚薄字就尋常人人皆知之事比較說出公理前段不能忘其身之義更明白末拗一筆反擊慧心妙腕誰攖其鋒

左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遺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

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

攻者、必其一之不守者也、十而九焉、六而五焉、四而三焉、所備者不爲不多矣、然吾敵者置其九而問其一、置其五而難其一、置其三而攻其一、緣間投隙、專擇吾之不備、而徑犯之、何其逆料陰揣、如是之巧耶、此世所以其憂爲備之難也、然爲備而不盡則難爲、備而既盡則易、人之游於世罕與所長遇、多與所短遇、雖左陲右防、朝戒暮警、偶有毫芒之不盡、則禍必發於此而不發於其他、信矣、爲備之難也、是非爲備之難也、爲備不盡之難也、必猶有短、然後人得而乘之、必猶有略、然後人得而困之、無所不長、彼孰得以乘吾短、無所不精、彼孰得以盡不盡對說、解備之難易、亦是孫子爲不可勝之意、而說人世常狀、最親切可味、

以困吾略、苟無所不備、禍雖欲發、終無所發之地矣、是故君子之爲備也、人以爲無我以爲有、人以爲後我以爲先、蚤正素定、使胸中無一之不備、及與事物接、此來則以此應彼、彼來則以彼應此、應從容談笑、各就條理、吾是以知爲備既盡者如此其易也、季文子聘晉、求遭喪之禮而行、且卿大夫之出聘所備者、郊勞贈賄之儀耳、張擅展常之節耳、專對答賦之辭耳、至於遭喪之事、衆人以爲必無、後其禮而不講者也、魯使如晉者、冠蓋相望而輪蹄相躡、豈有他人皆不遭喪而文子獨遭喪者乎、文子獨以爲時無止變無常、牆數年而一頹、固有適遇其頹者矣、人百年而一死、固

常、齊名、衆人皆醉、我獨醒、非醒不醉而已、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晉軍皆潰、上軍獨不敗、以士季備之也、

楠公千早章孝寬玉璧如此、治國家善如二公之守城、孰侮之、

就文子意中、構成樓閣、亦是狡獪手段、其實、蓋文子豫聞襄公有疾而然、

精審、即盡之工夫、

有適遇其死者矣、安可恃他人之不遭而必己之不遭者乎、於是、屬意衆人之所無、博講衆人之所後、當暇豫之時、而汲汲然扣遭喪之禮、吾意魯國之人、竊笑文子之迂闊者多矣、噫、當暇豫之時、而求遭喪之禮、文子固迂闊也、至晉而果遭襄公之喪、使未嘗講喪者處之、其搶攘爲如何、其顛錯爲如何、及是時、回視文子之問禮、果迂闊乎、果不迂闊乎、始笑文子之迂闊者、未必不反服文子之精審也、嗚呼、晝者夜之對、未有常晝而不夜、生者死之對、未有常生而不死、當晝而謀寢息之具者、人未嘗有以爲怪、文子當晉侯之存、而問遭喪之禮、亦何足怪乎、矧文子所問者、是蓋責文子平生不講禮、抑立言過高、覺有未說盡者、

遭他人之喪耳、倘如子路當生而問死、則世愈不勝其怪駭矣、雖然、文子猶有所未盡也、聘與喪無二禮、而文子獨問喪、是猶以喪爲異也、生與死無二理、而子路獨問死、是猶以死爲異也、異聘於喪故欲備喪、異生於死故欲備死、合聘喪爲一本貫生死爲一條者、夫何備不備之足言哉、

趙孟立公子雍　文公六年　○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　文公七年　齊景公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哀公五年　陳乞逐高國　哀公六年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左、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云云、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

一國之惡易以義奪、一夫之惡難以義爭、一國至衆

子雍、賈季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鄭、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云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哀公五年、齊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云云、景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秋、公卒、公子鉏陽生來奔、陳乞欺高國與諸大夫、遂逐高國、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偽獻馬於季孫、夜至於齊、冬十月、立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謂荼悼公稽首云云、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悼公陽生也、僖子曰、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

也、一夫至寡也、義可以勝衆而不可以勝寡、何也、公子樂與私之異也、有公惡、有私惡、惡出於公、雖衆易奪、惡出於私、雖寡難爭、故君子之論難易、不施諸衆寡之間、而施諸公私之際、廢立大惡也、晉人欲立長君、捨靈公而迎公子雍、齊陳乞欲立長君、廢荼而召陽生、其惡同也、然公子雍之謀、一國之所宜若難奪、而穆嬴之弱、反能以義奪之、陽生之謀、一夫之所專宜若易爭、而鮑牧之強、反不能以義爭之、障誓天之浸、而不能遏畎澮之流、掃燎原之焰、而不能息束縳之火、抑有由矣、晉人之迎公子雍、舍冢嗣而外求君、視置君如奕棋、其為惡固不待言、然其情非以私已也、非以求利也、非以危國也、不過欲得長君以靖難耳、是固晉人之所同欲也、事則惡而心則公也、其心既公、故迎子雍、其事未嘗不出於公焉、卿士合謀、公之也、支庶並擇公之也、兩使如秦公之也、三軍並迎公之也、舉國之人雖陷於惡逆、其心猶誤以為公、一言一動、皆明白簡直、未嘗有纖毫覆匿掩蔽之意、豈非公心尚存、雖一國銳欲立雍、有排山倒海之勢、穆嬴一女子、動之以義、而一國之人怵迫焦灼、如負芒刺、如中刀槊、如臥薄冰、不畏秦師之銳鋒、而畏穆嬴之涕泣、亟棄雍而立靈公、不啻如反掌之速、吾是以知惡出於公者、雖衆而易奪也、至於陳乞之立陽生、雖

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

公私難易四字一篇眼目、

前段說晉國結以惡出於公易奪此段說陳乞宜亦結以惡出於私難爭而不然再拈晉國與陳乞對較結以

以齊國有憂少君不可訪爲名自閨於晉人之義然其意實貪策立之功以爲簒齊之資耳心私則事私故其援立陽生自始至末無非相與爲私焉僞參乘而事高國者乞以私而除陽生之害也託習焉而出魯境者陽生以私而應乞之召也乞之召陽生其始固已相與爲私故投暮夜之隙以隱其歸混饋者之中以匿其迹惴惴然若狗偷鼠竊之爲者其擅置廢立雖與晉人同然陳乞則畏人之知晉人則不畏事之泄晉人則不畏事之泄是晉人以公自處而陳乞以私自處也陳乞先以私自處故雖

蓋乞之心云云齊整中變化文不板而見主意在陳乞

呂公蓋感慨於當時姦臣之難爭筆端有餘憤、

左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賈季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

於義久矣政使百人搖之猶不能少撼其心況一鮑牧哉大抵惡出於公則其根淺而易搖故雖一國之勢弱女子勝之而有餘惡出於私則其根深而難拔故雖一夫之謀強大夫排之而不足百圍之木根不附土未終朝而可仆拱把樸樕蕃根繞蔓於九泉之下雖千夫未易動也故君子能受萬人之公讐而不願受一人之私讐寧救萬人之公過而不能救一人之私慝

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　文公六年

私者人之所惡也立乎人之朝相結以私情相交以私利相報以私恩不復知公義之所在固人之所共

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鬷衰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私而矯情以示公公而匿機以行私私中有公公之為元帥賈季怨易其班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鞫居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與之菟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云云親扞之送致諸竟

呂公論常說入其心斷心之邪正在分析其公私此篇首段先揭其規則而就盾實事析之

惡也是其為私雖人之所其惡亦人之所其知猶非可惡之尤者也天下之尤可惡者其惟私之私乎受君之所尤惡也陽處父私於趙盾犯君命墮國法擅蒐於董奪賈季之位以畀盾其私於盾者深矣使盾果存公心必思命當出於君而不當出於臣君命既定而臣擅易之是無國法也竊財者謂之盜受其財者亦謂之盜擅命者謂之叛受其命者亦謂之叛報焉史駢曰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而自納於叛乎苟盾持此義以固其可貪一時之寵而自納於叛乎苟盾持此義以拒陽處父之命吾始信盾之真公也今盾安受處父之

可乎云云親扞之送致諸竟

呂公論常說入其心斷心之邪正在分析其公私此篇首段先揭其規則而就盾實事析之

然字以上、說前段末示公避謗之意、以下更進一層、說公中之私、論基深刻、似讀韓非子、

舜文巧詐、然其證明白、盾亦不能辯、

此時夷駢從黨言、則賈季心爲楚巫臣晉禍不可測也、

盾歸其獄於續簡伯、不探其情而誅賈季者、蓋以賈季之所以殺處父者、不平其私於我也、是處父之死由我也、處父由我而死、我爲處父復讎而殺賈季、則未免於私之嫌也、故宥賈季於遠、又送其帑以致勤厚之意、皆矯情以示公也、孰知其示公之中、陰匿其至私而不悟乎、盾之所使送賈季之帑者、夷駢、夷駢賈季之讎、送帑而使其讎實欲夷駢盡殺賈氏以逞吾憾也、苟盾果出於善意、則舉晉國之人、豈無可任以送帑之責者、今不付之他人、而獨付諸其讎、則盾之情可見矣、若夷駢從其黨之言、盡殺賈氏、則全賈氏之恩歸於盾、滅賈氏之惡歸於駢、外示公義、內復

臣、晉禍不可測也、

私怨、其機可謂險矣、夷駢不悟其機、反謂盾行禮於公私之間、鑽以機賈季、抑忿釋憾、衛之出境、其事雖善、吾恐未必投盾之機也、衛瓘將殺鄧艾、知田續有憾於艾、使田續追之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續果殺艾、瓘使仇讎追鄧艾、盾使仇讎送賈季、其機本同、然衛瓘之機淺、故田續悟其機而生、盾之機藏、故夷駢不悟其機而殺之、是全賈季者、雖夷駢之美、而本非盾之意也、盾示之惡、而駢誤以爲善、盾示之邪、而駢誤以爲正、人之誤每如此、亦何患於誤乎、惡機可以感善、邪機可以感正、是善常在於惡之中、而正常在於邪之中也、善在惡之中、是天下本無惡、正在邪之中、是天下本無

亦頗幾無差別、

邪也、之言也之理也徵矣哉、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文公七年

在宋成公卒、六卿皆公族也、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不聽穆襄之族、舉國人以攻公、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也、

見怒於人、爲吾解者、必與吾親者也、見疑於人、爲吾辨者、亦必與吾親者也、抑不知怒可使疎者解、不可使親者解、疑可使疎者辨、不可使親者辨、人之方怒也、人之方疑也、望其親厚者來、固逆以游說待之矣、雖有公言、亦視以爲私、雖有正論、亦視以爲黨、豈特塞耳而不聽哉、解其怒而甚其怒、辨其疑而增其疑者有矣、嗚呼、親者尤不可解、況於自解乎、親者尤不可辨、況於自辨乎、苟不審勢、不見機、不察言、不觀色、身往辨解、徑犯突起、以抑字挫折、

其疑怒之鋒、則一顧而生百忿、一詰而生百猜、辭多則謂之險、貌莊則謂之傲、貌和則謂之侮、進退周旋、無非罪者、束手而赴讎家、其見殺者非讐之過也、我自送其死於讐也、裸裎而投虎穴、其見噬者非虎之暴也、我自送其死於虎也、彼方蓄怒積疑、欲致毒於我、而未得逞、我乃委身其前、以投之其得全也難哉、宋昭之無道嗣位之初、欲盡去羣公子、其志銳甚、吾意爲羣公子、呼親者、皆將遠嫌退縮、而不敢預其禍、獨樂豫拳拳曩曩、力進諫而止之、意者豫之視羣公子聲迹不相聞、休戚不相及、居無嫌之地、可以肆言而不忌乎、及詳考之於傳、豫實戴公

如書家藏鋒、文字取勢多在于此、尋常人情描出如畫、以逼出樂豫之超凡、

伊尹幽太甲而滿朝不疑、郭子儀功名蓋世而猶忌主不疑、皆能使人忘

者也、蓋才德兼備、有不可總之名望、而能使人忘然後可以濟世、如延陵季子張子房李鄴侯亦此類也、

之齋、乃呼謂羣公子之一也、身在群公子之數、不以自嫌、獨敢辨解於昭公之前、昭公雖不從、亦安其言而不以爲憾也、豫不以嫌自處、可耳、至於使無道之君亦安其言而不憾、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竊意豫平居暇日、處羣公子間、身廊廟而心山林、身軒冕而心簞瓢、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豫固不以公子自處、而人亦未嘗敢以公子處豫也、惟其素不以公子自處、故雖在利害之中、實出利害之外、從容進諫、忠誠懇惻、專悟於君、物莫能間、當是時、豫豈自知身之爲公子哉、何獨豫不自知爲公子、雖昭公亦豈知豫之爲公子哉、儻豫自知爲公子、則嫌心

莊子云、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抑使不忘之昭

公能忘豫之賢不可及也已、

詩商頌之綴旒、謂為下國表章、而後世轉用、謂飄揚無寧處、如旌旗之旒、

攖鱗、見韓非說難、

生而不敢言、儻昭公知豫之爲公子、則忿心生而不能忍、將見諫語未終、先羣公子而賜絶命之書矣、惟兩出於不知、此所以兩相安而不相忌也、昭公雖能安豫之言、而不能從豫之言、近至羣公子之亂、刀交矢接、公室如綴旒、豫復與六卿和公室、舍其司馬、以畀昭公之弟卬、使昭公知公族之中固有視富貴如鴻毛者、以深釋昭公之疑怒、是昔以言諫而今以身諫也、非心無富貴、其能勇退如此之決乎、豫心無富貴、故始不以公子自嫌而進言、終攖鱗之危、終不以司馬自累而棄位過脫屣之速、苟藏於心者、有毫芒之顧惜、則發於口者、有邱山之畏怯矣、故棄人之所

不能棄然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

士會不見先蔑（文公七年）

左晉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既而立靈公、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以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入也、及遇風、則相赴相救、慨然而協力、豈無風則不義有風則義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隨會之與先蔑、並立於晉朝、其遊居周旋之久、豈如胡越之無情哉、及以公子雍之故、俱得罪而奔秦、此政涸澤之魚相濡沫之時、會之視蔑、乃漠然無情、歲律三改、而物之易合者、莫如居患難之時、同川之魚、黮不知黮、游泳不相顧也、及失水、則相沫相濡、驩然而相親、豈得水則不仁、失水則仁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同舟之人、胡不知越、越不知胡、語言不相入也、及遇風、則相赴相救、慨然而協力、豈無風則不義有風則義耶、居患難之地、不得不合也、隨會之與先蔑、並立於晉朝、其遊居周旋之久、豈如胡越之無情哉、及以公子雍之故、俱得罪而奔秦、此政涸澤之魚相濡沫之時、會之視蔑、乃漠然無情、歲律三改、而曾不與之一面居患難之地、而反落落難合、何耶、人知患難之易合而未知其所以合也、憂同則易合、忿同則易合、同憂相遇、必相親以致其忿、同忿相遇、必相親以逞其忿、其朝夕聚會、握手而語、促膝而議者、豈復有善意哉、非咎人則以怨濟怨、以忿濟忿、交曰深而惡曰長矣、其所以易合者、果正耶、果不正耶、竇嬰灌夫父子歡於廢退之時、淮南衡山昆弟語於怨望之日、其終之爲如何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爲也、吾嘗聞君子處患難矣、內省不疚者也、反求諸己者也、素其位而行者也、本未

於持異議、況廢立未定、尤禍本叵伏、當國者宜十分著意、一何耶生下三是宜、

小人親交情狀、抉摘逼真、

竇灌淮衡、皆漢武帝時事、

患難之際、不變其常、非眼明識定者、則不能、工夫全在平生培養、

嘗憂何必與人共其憂、本未嘗怨何必與人共其怨、使其人道義可慕、忠信可友、樂易可近、慈仁可依、則未有患難之始、吾固與人共矣、豈必待有患難而與之合耶、待患難而始合、則其合者非吾本心也、驅於患難、苟合以濟事也、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爲也、貧者不肯與富者狎、而與貧者狎、是何也、富者其所忌、兩貧則無所忌也、愚者不肯與賢者狎、而與愚者狎、是何也、賢者其所忌、兩愚則無所忌也、人居患難之時、以己之在難、而疾人之無難、其視優豫愉佚之人、且憎且忌、望望然去之、惟其同在難者、欵密親狎、而無間、其心豈不甚淺狹而

以三是宜隨會云

云、答首段詰問、而不別總結、忽揭或曰字、辨明一回、引羣盜五君之證、衬隨會以君子之公心、更即公心一轉、責備作法迂餘不迫、有彩鸞下大江之趣、

可憐耶、是宜隨會之所不忍爲也、或曰、趙盾實執晉柄、背先蔑而立靈公、則盾之所離者、惟蔑爾、至隨會、雖以累而俱出本非盾所怒也、會明絕蔑於秦、乃所以陰結盾於晉、僥倖歸國、不顧賣友以市恩、非險薄之尤者乎、吾應之曰、此後世之心而非隨會之心也、以後世之利心而量君子之公心、則其舉其措、其語其默、無不可名以利、豈獨先蔑一事哉、會果出於利心、則其險譎僅足以欺一夫耳、不動聲色而羣盜自奔、是亦可以利心圖之耶、光輔五君而名聞諸侯、是亦可以利心感之耶、固不可以後世之利心量君子之公心也、雖然會之公心、吾猶有憾焉、會不以同患

論洵精微矣然士會之曉然壁立不近歲其故必有史不及錄者

不留一滲漏所謂容光必照者

左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婢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穆伯如莒莅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八年穆伯如周卒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曾人立文伯十四年求復襄仲使無朝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卒

而親戚可也至於絕迹不見則矯枉過直矣吾不知會在晉之時於朝廷於官府於衢路果能避蔑而不見耶在晉則見之在秦則不見是不免以罪自嫌而非公之盡也以公自處則去國如在國有難如無難雖不加親亦不加疎豈以秦晉二其心哉吾固疑會公心之未盡也吾固以公心責之而不以利心量之也

穆伯取己氏（公孫敖文公七年）○穆伯以幣奔莒（文公八年）穆伯歸魯復適莒（文公十四年）齊人歸公孫敖喪（文公十五年）

問脩怨於君子必以爲非問脩怨於小人必以爲是二者皆未爲定論也專於報怨者商鞅氏之徒耳范雎氏之徒耳挌之以聖人之門在所擯也專於怨怨者老聃氏之徒耳莊周氏之徒耳挌之以聖人之言亦在所擯也吾聖人之門未嘗脩怨未嘗不脩怨權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小者怨之大者報之輕者怨之重者報之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穆伯爲襄仲聘婦於莒中道而奪之夫豈細怨也哉而惠伯區區則釋其憾終則全其恩彼非不知輕重小大之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小大之地也怨之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非較輕重之地

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將來辛于齊惠叔以為請取而殯之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災禍祭敬喪哀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襄仲殺適父見弟惠伯叔牙孫襄公不足論呂公假示天譴之深也合以人者有時而離合以天者無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則固大矣重矣以天視之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而不可離豈以恩而加豈以怨而損哉雨暘變於前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恩怨交於前兄弟之真情未嘗怨而真情之中本不知有恩怨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乃若胸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不然則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回之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而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蓋鬱陶而思舜者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也象之人耳舜之胸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使惠伯立於舜之朝特化於舜之天而不自知矣雖有喙三尺焉能用

李衷一曰提出天合覺恩怨皆有所不受

弟鹿門曰以弟待象數語較孟夫子之論更為精透

鄧舒問趙衰趙盾於賈季文公七年

左秋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貺季鬮鄧舒且讓之鄧舒問於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也萬物錯陳於吾前鳧短鶴長繩直鉤曲堯仁桀暴夷廣跖貪區別彙分本無

楊用修曰嗛鬼仲尼曰丘願有嗛三尺蓋不欲有言也非為其能言也白恭誤矣素案林雲銘尚解為能言之義鳥如鸜鵒長喙善鳴莊子文義須存兩說用修自是則陋矣

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可惑疑心一加則視鳧如鶴視繩如鈞視堯如桀視夷如跖是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物見固非其正也內疑未解外觀必敝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目難矣哉此猶非其難也物未嘗眩吾而吾則疑物也吾先以疑待物而物之似此天下之至難辨也賈季之仇趙盾古今莫不聞言發於仇讐之口人固先以疑心聽之矣使季讐盾之清耶人必曰陽讐其清而陰譏其陋也使季讐盾之剛耶人必曰陽讐其剛而陰譏其狠也季以公心讐之人以疑心聽之言在此而意在彼雖其辭坦明易直無疑可指且猶揣摩猜度靡吓不至況吓

古人云交絕不出惡聲冬夏之喻言淺而意深如賈季者可以為絕交者之標準

竟幽囚辭野死之說出史通竟遊于康衢聽童謠

讐之言未免於可疑耶冬日人所愛也夏日人所畏也季目衰以冬而目盾以夏吾不知季以衰勝盾耶抑以盾勝衰耶是殆未可知也以盾之威為可畏耶是殆未可知也一言而挾勝負之兩意一字而具威虐之兩端苟季素與盾無間然之隙則人固未敢以毀盾疑也今季與盾其仇若此其語又若此以前之仇驗後之語雖有知者觀之亦必斷然謂之毀盾矣信如是則季之毀非似也真也人之觀季非疑也明也吾何以知季之非毀盾耶幽囚野死之誚不出於康衢之間而出於秦漢之後蓋以秦漢之心而量唐虞之心信乎其可疑也癰疽

孔子主臲卼膠環、出孟子萬章上篇

齊環之誚、不出於洙泗之濱、而出於戰國之末、蓋以戰國之心而量仲尼之心、信乎其可疑也、持後世之心而觀古人之迹、蓋無適而非可疑者、豈獨賈季事以人不疑之亮弼仲尼證人皆疑之賈李不可疑以秦漢戰國之心隱然證後世好毀自便之心萬人瞳若誰容嘆、

兄、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古之人未嘗以私鬪忘其家也、自後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匿怨也、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古之人未嘗以私惡忘其鄉也、自後世之心量之、未必不疑其矯情也、季盾易班之仇、私仇耳、百年父母之邦、豈以一盾而大棄之耶、盾所以敢使季責鄧舒者、知其怨盾而不怨晉也、季所以肯對鄧舒而譽盾者、亦主晉而不主盾也、盾以晉使之而不以盾使之、季子亦爲晉言之而不爲盾言之、烏可以後世淺心量之乎、以冬擬衰、以夏擬盾、其迹似優衰而劣盾也、其心則爲戎狄難以愛懷易以威服欲鄧舒知盾之威不可犯非如衰之猶可狎也、張晉之威所以尊高帝而鼻光武、激言之者所以使隗囂知光武細謹之不可欺賈季未嘗優趙衰而劣趙盾、激言之者所以使鄧舒知趙盾威靈之不可犯、馬援嘗與光武有睚眦之隙、則世又將以疑季者疑援矣、心未古而遽欲觀古人之書、其疑可勝既耶、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歸衛地　文公七年　○晉歸衛田　文公八年

引馬援忽見疑擬議非倫、細味之則全篇為生精彩、

今人不可信、然心未古而遽疑今人、今人亦不得不疑今人、疑疑相待、百怪橫生、為輕薄世界嗚呼、無好人三字、誠今古小人自賊者也哉、

左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

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夏書曰、「念大禹謨、九歌九功六府三事云云、宣子說、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注、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

折檻前漢朱雲、丹墀杜預表曰、珥筆丹墀、必有諤諤匪躬之節、免冠戰國策、免冠徒跣、以頭搶地、「搶地」唐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致笏殿階曰、「陛下此笏可歸田里」

急人之聽者、必以言之緩爲大戒、然其所以終不合者、非傷於緩也、傷於急也、大其聲疾其呼、而聽者猶不聞、危其言激其論、而聽者猶謂不切、檻可折、堺可丹、冠可免、笏可還、而聽者之心終不可移、忠臣義士感慨憤悱、自尤其言之猶未急、更相激揚、更相摩厲、言愈迫而效愈疎、他日聞有一言悟意、回難回之聽者、意其言必剴切的近、出於吾平日所慮之外、及徐問其說、乃吾異時所訓侮以爲迂闊者也、言者急而聽者緩、言者緩而聽者急、豈聽者樂與言者相反覆耶、覆觴推盎、不能止人之飲、而談笑諷詠、可以使人終身視酒如仇讐、閉門投轄、不能挽人之留、而邀迫遇合、可以使人終身從我、如父子、強人之聽者、固不若使人之自聽也、以衛之弱而取怒於晉、壤地侵削、鄰於危亡、君臣側席、朝不謀夕、勢可謂至急矣、爲衛謀者、必亟問亟禱、急自解於晉、可也、今郤缺爲衛請侵地於趙宣子、乃取古人之陳言、所謂六府三事九歌九功、而地歸曾不旋踵、持斷編腐簡熟爛之語、而速於辯士說客捭闔之功、吾是以知世人之所謂急者、未始不爲緩、世人之所謂緩者、未始不爲急也、嗚呼、以此之利害、而解彼之利害、是同遊乎利害之內者也、以此之是非、而攻彼之是非、是同遊乎是非之內者也、

晉既以壤地爲衛請者復以壤地爲急爲衛者俱墮於是非利害之內是猶兩人之角其勝其負安可預必乎故郤缺之進說綽約容與不與宣子爭於是非利害之內而置宣子於是非利害之外彼方綽約容與云云是進說妙處古今唯張子房最得此術取緩急二字曾曾對說至此專說緩之妙用

琐屑猥細滯心壤地尺寸之末而吾忽以聖人之法語大訓仁聲正樂投於其耳心融神釋如朝舜禹而陪夔龍胸中洞然曠無畛域至此豈復知有晉疆衛界之辨乎此其所以不用力不費辭而平兩國之憾於片言還數年之侵於一日也雖然舜之琴不若舜自鼓禹之樂不若禹自歌琴存而操已變樂是而人已非郤缺追誦六府三事九歌之語於春秋爭奪之中豈能動物悟人如此之速乎蓋樂有作輟而至音無存亡世有久近而至理無今古九敘之歌在唐虞聽之不爲新在晚周聽之不爲舊愈言愈深愈聽愈感一念警發固可以再還唐虞之天地於几席之間又奚止戚田之還耶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文公十六年）

待人欲寬論人欲盡待人而不寬君子不謂之恕論人而不盡君子不謂之明善待人者不以百非沒一善善論人者不以百善略一非善待人者如天地如江海如藪澤恢恢乎無所不容善論人者如日月如

一念之間春亦秋秋亦春

左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司城蕩意諸來齊效節於府人而出魯文公復之十六年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之、公知之、意諸曰、盡適諸侯、公曰、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夫人使帥師攻而殺公、意諸死之、

品題之高下云云、王元美曰、作如是觀、方不愧于論古、

起一段、論理精明、筆力遒勁、可為後學之法、

權衡、如水鑑、昭昭乎無所不察、二者要不可錯處也、待人當寬世固已知之矣、至於論人當盡學者每疑其近於刻而不敢盡焉、抑不知論人者、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言主於自為而非為人也、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苟發於言者略而不盡、則藏於心者必有昏而未明者矣、吾夫子譏賜也之方人、言未絕口而自操春秋之筆、善善惡惡無毫髮貸、是豈遽忘前日之語哉、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夫人之亂、蕩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死、大浸稽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凜然亂臣賊子之

極力摸寫以發揚意諸之節、發揚之即所以為後段抑勒之地、

凌以棟曰、表明備責之意、乃見深文之非苛也、

大閑也、雖使有一行之未當一善之未全君子尚忍復議之乎、當是時奔走於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受賂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不思議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讐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讐公室而親逆徒、厚小人而薄君子、雖鄉黨自好者猶恥為之、未有名為學者而反不恥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忠、後則責意諸之過、變譽為責夫豈得已哉、蓋將假意諸既往之過、為吾身將來之戒也、言發於意諸而心主於吾身也、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田

孫月峰曰、譽自譽、責自責、了不相借、

之死、義當死也、是皆不可毀也、然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陰謀凶德參會、待釁而發、上則不聞有正救之諫、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弒而始死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兆弒械之將成、通國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祿、日復一日、其意以謂無難則忍恥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刷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哀吾之用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以濡滯而誤事、身死而無益者、古今往往有之、假意諸論發極痛快然是不可為暴斷者說也、

其父云云在文公十六年傳、

鍾伯敬曰、痛責之、不如冷愧之動人良心也、

左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荀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荀得作亂、

日為善尚恐他日為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以贖今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增斯心也君子乎小人乎此吾所以不為意諸懼而為吾身懼也、

箕鄭父殺先克　文公八年

見人之禍必思求其得禍之道古今之通蔽也人之得禍果皆以其道是天下無不幸而遇禍者也天下固有得禍而非不幸者矣四裔之囚見者不嗟非不幸也兩觀之僵過者不憫非不幸也得禍而非不幸丘也流竄相望安可槩以凶族待之乎刀鋸相尋安惟此時為然爾時非虞也君非舜也國非魯也相非

無限感慨、當時尤大者、有岳飛曲端、有胡澹菴朱元晦、其多紛紛、不勝不幸之禍、

吾字、疑可作其、

待人論人之別、前篇詳明、此篇論後

可槩以少正卯待之乎、吾恐四裔之遠、未必無如穨如契如垂如益者也、吾恐兩觀之下、未必無如參如憲如由如賜者也、王綱隕絕、忿慾橫流、以私讐公、以公滅法、邪戕正得、禍而不以其道者、夫豈一人耶、左氏所錄公卿大夫之遇禍者、必求其召禍之由、信如是說、則春秋之時、無一人不幸而受禍者也、使左氏移此筆以書虞之典、續魯之論、則雖曰無一人不幸受禍、吾孰敢以爲非哉、今記載春秋衰亂之世、見人之遇禍者、則吹毛求疵、掊擊其過、以證成其罪、不憫君子受禍之不幸、而惜小人殺人之無名、此吾所以深爲左氏惜也、姑以先克一事明之、左氏將書先克之死、以

人吹求之非、所以救前篇之弊、

所以深爲左氏惜之句、前後響應、中間骨節、處處提撕、不放下一筆、

爭宮相殺、春秋最盛、而晉又最多、是亦一時習尚、猶近日歐洲諸國暗殺之流行、

謀帥之事、列其前、以奪田之事繼其後、積二事以爲先克召禍之由、欲後世知箕鄭父輩之作亂、不爲無說、先克之致死、不爲無罪、其爲箕鄭父輩謀、則忠矣、吾不知先克何負於左氏、且謀帥大事也、國之興衰、民之死生、所由繫者也、先克身爲近臣、親見晉侯謀帥之未當、詎肯坐視耶、匿情而不言、不可也、畏禍而不言、大不可也、於是上不敢順主欲、下不敢恤衆仇、奮然請於晉侯而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董陰之役、以軍事奪荊得之田、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大而謀帥、小而奪田、爲先克者、知致吾義守吾職而已、人怨耶、不暇問也、人不怨耶、亦不暇問

也、苟預憂人之怨、畏首畏尾、則在朝必不敢發一言、在軍必不敢舉一罰矣、人皆持此心、社稷何賴焉、國家何賴焉、先克所以明知他日之禍而不敢避也、爲左氏者、盡亦深嘉先克之忠、毀斥箕鄭父輩之罪、俾當官而行者有所勸、覆出爲惡者有所懲、則廢可自附於春秋褒貶之義矣、既乃無一言直先克之枉、胥然陽處父易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既出之後、先克謀殺其事適與先克類、然則左氏所載者、亦非歟、曰、不然、陽處父易、狐射姑趙盾之班、終以見左氏惜也、或曰、陽處父易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未出之前、命既出而擅更之、逆

覆出爲惡詩小雅雨無正篇之語

文公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上趙盾、

也、命未出而亟救之、忠也、處父之逆、司寇不誅至使狐射姑不勝其忿而自戕之、襄公於是失刑矣、至於先克之忠、猶當十世宥之以勸事君、孰謂堂堂晉國是以知晉之不競也、處父之事在所戒、先克之事非不能保一臣、而使盜賊竊發之謀敢行於朝乎、君子所戒、處父之禍在所懲、先克之禍非所懲、名則魯衛實則胡越、烏得均處之於一域耶、

假類似之陽處父辨析公私之際文氣一轉大生精彩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文公九年

左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

觀人之道、自近者始、一言之誤、一行之愆、同室者知之、同里者未及知也、同里者知之、同國者未及知也、國疎於里、里疎於室、地愈疎則知愈晚、理也、亦勢也、

自鄒視魯、有踰日而不知者矣、自燕視齊、有踰月而不知者矣、自越視胡、有踰歲而不知者矣、是近者之舊聞、即遠者之新聞、近者之飫見、即遠者之創見、庸有近未知而遠先知者乎、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欒郤胥原、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辭、外而宋衛陳鄭、時聘時覿、傳不載其怨誹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漢水方城之閒、顧瞻汾澮、如在絕域、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是非道聽塗說之誤、必臆度意料之妄也、然楚師一出、諸夏披靡、莫敢枝梧、果不出山之所料、豈觀於近而又不若觀於遠耶、吾知其說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而遠者略、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官府之政、於鈐下馬走、甲是乙非、嘈嘈嘵嘵、迄無定說、至大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不、若辨黑白、若數一二、較然而不可欺、彼豈嘗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爲哉、其言堅定精審、反勝於左右前後擁篲奉轡之人、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則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靈公之不君、基於始而成於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合衆人之智不如一范山乎、亦有所蔽焉耳、嬖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夫處直逼歐蘇之上、

遠近之解、唯在一蔽字、孔子所謂六言六蔽、孟子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是蔽字出處、而立言自大學傳八章來、

且抑且折、蓄勢深、故發揚雲起不可當、冬之閉凍堅、而春之發生盛、可以評此段、

袁中郎曰、觀其馬

傳曰辟焉辟卽敝也

王元美曰東萊文字妙處在心窮其源

夫者靈公政令之所及也故敝於尊而不知列於齊盟者靈公兵威之所及也故敝於畏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其視靈公若風馬牛非恩賞之所及故不爲愛所敝非政令之所及故不爲尊所敝非兵威之所及故不爲畏所敝三敝既盡一心自明此其所以雖身居萬里之表而揣摩靈公之巧故捘之趙盾隨會之諫反在於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揜而遠者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有所深感焉晉主夏盟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卽位之始其拊循諸侯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玉帛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辭令猶文襄也惟其心不在諸侯故幣雖厚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略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瘠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猶人之將疾百骸九竅物物備具然而神不主體耳目鼻口手足肩背解散而不屬弛縱而不隨形雖在而其精華英靈之氣杇然無復存矣范山之論晉置其形而索其神遺其迹而察其心其亦妙于觀國哉

觀神心據形迹據而不據故敵不能欺名將妙用蓋如此而已

左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

凡人之情厭常而嗜怪駭正而從僞此古今之通病也奮臂大呼不足以動一旅而狐鳴魚腹之詐不費而成軍徒步獻書不足以取一官而祭竈闢基之

陳涉世家　史記心君及變

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正義曰、強健也、無病而死、謂被殺也、宜申、子西、原本行旁、無一字、例言云、評注悉標闌外、不亂原本、然前後往往書行間、是不得已而然、幸恕之、

誕不終朝而斃、土久矣、夫一人之嗜怪而從僞也、天下之常道、惟恐人之不嗜、至於怪則惟恐嗜之太深、天下之正理、惟恐人之不從、至於僞則惟恐從之太過、巫覡之說、怪僞之尤者也、楚巫黽似謂成王子玉子西皆將強死、三人者銘其說於心、至於城濮之敗、成王汲汲救子西子玉之罪、惟恐巫言之或驗、既而子玉果不及止而死、是巫言既一中矣、有神妖之說誘之於前、有子玉之死堅之於後、為成王者、尚不知戒、溺愛奪嫡、取熊髡之禍、是巫言既再中矣、巫言其三而中、其二、惟子西惇然孑立、顧影猶存、是宜朝警夕戒、擇地而行、深圖自免之術、乃顯行逆亂、以殺其身、

首一段意義讀至結末頗覺不通暢、若削之、自巫覡之說云云讀起、則一篇轉折分明、敢錄疑、乞教、

撇上開下、大轉換、

孟子注、有又通、

李白詩曰、沈魂北羅酆、注、福地、內經曰、玉京之下、乃崐崘北都羅酆、玉格曰、羅酆山在北方癸地、是為六天鬼、巫者人之所甚信、人之所甚畏、不信人之所信、不畏人之所畏、子西豈與人異情哉、蓋所以信巫者、私心也、所以作亂者、亦私心也、私心之生、不發不止、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烏能持久而不變耶、始怵於妖乎子西之遽忽其所信也、而信之終怵於利、而忘其所畏、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或以陰助教化許之、遽謂藥宮金地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引人為善、酆都泥犁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止人為惡、所示者虛、所得者實、亦何貿於天下耶、抑不知牆之始築、有一雨之虛、則其頹敗必見於風雨

神之宮人死皆至其中、

學者本領固如此、

獨以古今計算比較、能有此本領者、果幾許、然則禍福姑息之說不存、則唯有為惡而已、惡焉、則不可而陰助教化之說未可猝廢也、

之時、念之始發有一毫之虛、則其渝毀必見於事變之日、人之始信禍福之說、固已失其本心矣、以詿而趨善非本欲為善也、以脅而避惡、非本不為惡也、是心本無恃賭為禍福虛說之所詿脅爾、他日復為利害所詿脅、安得不變而之他耶、此亦一詿脅也、彼亦一詿脅也、亦何分輕重於其閒哉、有實理然後有實心、有實心然後有實事、豈有借虛說而能收實效者耶、如成王子西、其始信番似之說、至堅至篤、曾未幾何、蔑棄而不顧、則說幻禍福之說、不能久使人信明矣、其始之銳、固可以占知其終之怠、其始之執、固可以占知其終之移、本心不堅事物攻之者、四面而至、

以下更進一步就上段子西忽所信之意明怪僞之不足使人久信、

不可攻而不可缺備也、

左楚子伐宋、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鳳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狥、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敬爰死亂官承、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

固可以拱手而俟其敗、何必親與之角哉、故吾始憂異端之難攻、而終知異端之不足攻也、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文公十年○宋殺申舟宣公十四年）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取耶、幸雖在前、憂實在後、人見其似而信其真、幸之大者也、人見其似而責其真、憂之大者也、以一朝之幸易終身之憂、智者其肯易之耶、馬之外彊中乾者、濫得騏驥之名、幸則幸矣、馳陵谷而責以騏驥之足、憂將若之何、士之色厲內荏者、濫得逐干之名、幸則

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怠慢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及宋宋人殺之、

幸矣、臨刃鋸而責以逢干之節、憂將若之何、是故求名易辭名難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昔之君子、內未有其實、則避名如避謗、畏名如畏辱、方逡巡卻走之不暇、況敢乘其似而邀其名乎、孟諸之役、文十之無畏席強楚之威而窘戮宋公、本無足稱者、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也、文十之無畏國雖強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楚加宋、以強凌弱、人之所甚易、論其迹則以卑犯尊、以弱擊強、人之所甚難居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人情誰不樂此哉、此無畏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必嘗揮金發粟、然後人許其豪、必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挾六

王聖俞曰、小人虛驕情狀、無不寫出、

千里之楚、而折一與國之君、前無權勢之可懼、後無憂患之可虞、從容談笑而冒不畏強禦之名、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想無畏正色莊語、以答或人之問、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人固可以名欺、雖吾君亦忽引證發揩宋波瀾異樣、

以勁直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挾哉、按衛侯之脫、人知涉佗之直而不知其借晉之威也、沒太子之車、人知江充之直而不知其借漢之威也、戮宋公之僕、人知無畏之直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無畏借楚之威以為己名、無毫末之勞而有丘山之譽、使如是而無後憂、則誠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矣、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亦必以直使之、故楚子異日遣使過

沒太子之車漢江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

是其爪牙、

左鄭瞞侵齊遂伐我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路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季弟簡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起一段、焦澄園曰、

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爲挾外物者之戒、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文公十一年）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十圍、不能免於昆陽之戮、久矣形之不足恃也、造化一機、坏冶一陶、陰翕陽張、萬形並賦、遇川澤則黑而津、遇墳衍則皙而瘠、遇原隰則豐而庳、遇山林則毛而蠃、受其形者無恩怨、是故蹁躚不以小自慊、冥靈不以長自喜、蟪蛄不以大自夸、蜩鷽不以短自憂、私天地之形以爲己有、固已得罪於所恃也、貌不稱而擅佐漢之謀者、無所恃也、形不長

源頭一句、派流千里、至此奔騰入海、名果不可以幸取也哉、

幸字、一篇眼目、中間借字、結尾挾字、

宋而不假道、置他人而推無畏、豈不以直辭勁氣固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強楚之大聲乎、無畏始知前日之僞名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畏縮惶惑、言於楚子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哀鳴乞憐、一至於此、向來之直辭勁氣安在耶、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今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何怯耶、無事則爲畏死之言、有事則爲畏死之語、真情本態至是盡露矣、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嗚呼、躄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壺、失壺則溺、挾外以爲重者、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無畏之所挾者楚耳、一旦身出方城之境、宋人豈懼失楚之無畏哉、宜其甘心而不顧

似子非子、別饒舊永之味、

過川澤云云、是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中、舉其四、黑而津、注、津、潤也、其民黑色而津潤也、豐而庳、豐肉而短庳也、

衣不勝、禮記檀弓趙文子之事、貌不稱、史記評張良形不長、唐裴度、

恃貴恃財恃色恃才、是亦一長狄也哉、

長狄所謂以心為形役者、欲說入心裏先取形殺住、

一峯高秀乎雲表、遠翠欲滴、

而專伐蔡之勛者、無所恃也、以是知無恃者存、有恃者亡之昧、

者也、孤弱幺麼、未必非福、魁梧壯偉、未必非殃、有形不能使而反見使於形、可不為大哀耶、長狄之種、其軀幹絕異於人、是亦偶得一氣之偏者耳、自緣斯以來、負其軀幹、暴戾上國、每出輒敗、一出而斃於長丘、再出而斃於周首、三出而斃於鹹、四出而斃於潞、種類珍瘁、有子遺、豈非形為之累耶、東方之夷、被髮文身、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西方之戎、被髮衣皮、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長狄之種、所賦之形與四夷等、彼將安其軀幹、暴戾上國、抗衡縱使蠢賊邊鄙、亦將知難而退、詎至若此極耶、惟其偉岸自伐、故飛揚跋扈、陵跨中國、塊視泰華、埜視城郭、蟻視甲兵、兄踣於前而不悛、弟仆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愈張、非覆宗絕祀蕩無炊火、未有晏然而不為諸華之害者也、貔虎之猛、形實驅之、犬馬之馴、形實畜之、形實東之、長狄族類、豈皆好為暴哉、一受長狄之形、雖欲已而有不能自已也、心為君則形為臣、形為君則心為臣、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狂、同是目也、大舜仁而項籍暴、賊其形者非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苟長狄能制其形、則必能保其形矣、豈至身首異處而為萬世戒哉、小心翼翼、徽柔懿恭、見者总其十尺之高、是亦西夷之人也、議者勿謂狄無人、

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粵之無鎛燕之無函秦之無廬胡之無弓車非無也夫人而能爲也魯有雉門兩觀孫文子事見襄公七年范獻子事見昭公二十一年慶封事見襄公二十八年徐人容居事見禮記檀弓下篇然獻子容居事皆未見爲辱且容居非使魯願可疑或偶然縱筆未及檢

陋在夷者乎當西乞術入境之時魯人固預以戎狄待之矣入粵者不敢言鎛入胡者不敢言弓入燕者不敢言函入魯者不敢言禮執謂西乞術出於戎狄下國乃不量其力欲與魯之君臣周旋酬酢於玉帛鐘鼓之閒乎四方將命而來至於雉門兩觀之下者鮮不失禮受辱而退孫文子有同登之辱范獻子有歸賁之辱徐容居有進含之辱齊慶封有茅鴟之辱矧區區西乞術詎能免此辱哉想術奉璋薦瑞之際公卿環列輿隸堵觀俟其步武之蹉跌以爲嘲侮其辭令之舛差以爲哂今術俯仰音吐丰容華暢出於魯人之意表始以爲烏鳶今乃爲鸞鳳始以爲蓬蒿

左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對曰云云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名實與人情對說人情以入題名實以暗立末段之案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文公十二年

天下之情待之厚者責之厚待之薄者責之薄厚責難勝謗之所集薄責易塞譽之所歸是故名大於實者先榮而後辱實大於名者先辱而後榮非人情之多變也失所期則怒過所期則喜喜怒之變即榮辱之變也總角之童一拜一起粗中儀節不崇朝而譽滿州閭至於成人則正冠束衽終日兢兢少有惰容鶡鷸四起天下之情夫豈難見耶秦之爲秦介在西戎聲教文物闕如也至於魯則習周公伯禽之教世秉周禮俎豆羽籥弁冕鉦鼓蔚然先王之遺風在焉雖宋衛陳鄭號爲諸華者猶且下視之況如秦之僻

正者乎、

今乃爲梧瓚、此、襄仲呼以失聲歎息而繼之以重賄也、觀其儀、固魯人之常見、聽其言、亦魯人之常聞、襄仲呼以變色而稱揚之者、庸非夷狄遇之耶、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者、駭而疑之也、曰國無陋矣者、矜而進之也、前之倨適呼以爲後之重、其視鄭人之璞、稱頌未已、而唾罵隨至者、亦有閔矣、名逐我則逸、我逐名則勞、甚智而居以愚、甚辯而居以訥、他日微見端倪、少出鋒穎、一談而人一警、一動而人一服、雖欲逃名、名亦將逐之而不置矣、未智而先得之名、未辨而先得辨之名、終日矻矻追逐、以求副其實、一不稱而萬有餘喪矣、昔之智

鄭璞、見戰國策秦策下應侯語、

取首段線路、出題外、

進一層、自譬喻引入正意、而一句反結、且慧且敏、

左秦爲令狐之役故伐晉、晉人禦之、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史駢必實爲此謀、趙有者、所以寧使名負我而不使我負名也、名負我則責在名、我負名則責在我、二者之勞逸、相去亦遠矣、雖名未嘗離聖人、嗚呼、豈春秋之士所及哉、

隨會料晉師（文公十二年）

○吳將伐魯、問叔孫輒公（哀公八年）

山不狃見一事而得一理、非善觀事者也、聞一語而得一意、非善聽語者也、理本無間、一事通則萬事皆通、意本無窮、一意解則千語皆解、圮上之書一編耳、尺簡寸牘所載幾何、豈能盡括輿地之形、預數嬴項韓

側室、曰寒、晉君之嬖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云云」

「左」吳爲鄰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曰、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今子以小惡彭之難哉、然子房得之、則問羊知馬、覘影知形、迎閾而觀書對、無窮之變也、如使子房見一事而滯於一事、聞一語而滯於一語、則雖盡納九州之圖於胸中、倉卒造次、亦必有書之所不能該者矣、書已盡變方出、書已陳、變方新、非告往知來者、殆未足與議也」蓋嘗以左氏所載論之、隨會自晉奔秦、而爲秦謀晉、說者祇以爲隨會之過耳、公山不狃自魯奔吳、而不爲吳謀魯、說者祇以爲公山不狃之善耳、過在隨會、於我何損、善在不狃、於我何加、政使能體之於身、則所懲者、特謀宗國之一過、天下之過果盡於此乎、所法者、特

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子虎、不狃對曰、魯齊晉之脣也、脣亡齒寒、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

自上文告往知來及可爲吾身無窮之用之語、展拓來疊無數是以知宋有脣嶂競秀之勢

全宗國之一善、天下之善果盡於此乎、惟舉一隅而反三隅、則因二子得失之迹、固可爲吾身無窮之用、隨會有謀晉之過、而不失爲良大夫、吾是以知素行之不可無公山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爲叛人、吾是以知小節之不足恃、以隨會之賢、而忽有謀晉之過、吾是以知惡念之難防、以不狃之不肖、而忽有全魯之善、吾是以知善念之易發、使隨會事事皆若謀晉、則不狃將轉而爲不狃、使不狃事事皆若全魯、則隨會將轉而爲隨會、吾是以知治已者必長其善而絕其過、以終身論、則隨會爲君子、不狃爲小人、以一事論、則隨會爲小人、不狃爲君子、吾是以知論人

更下抑字描二巨峯諸篇中別為一奇格

其言云云襄公二十七年宋之會趙孟荅楚子木之語

者必略其瞽而待其終自兩端而推之可慕可懲可遵可戒舉集其中然其用猶未窮也抑又有大可論者焉隨會晉之良也其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必非賣宗國以求知者也其意以為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在晉則當忠於晉在秦則當忠於秦苟於秦伯之問而不以實對明則有隱於秦伯幽則有愧於鬼神矣抑不知子為父隱臣為君隱在他人則以直為直在君父則以隱為直今隨會視君父如他人盡發宗國之情以資寇讐是攘羊之徒耳惜夫隨會後太公而生不聞反葬之義先夫子而沒不見遲行之風故其視父母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禮記檀弓大公封於營丘此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言狐死正丘首仁也

上惜隨會下咎不狃推究精到不放一步文字無滲漏

之國恕然無情意在為直卒陷於不直吾是以知善之難擇而是之難審也至於公山不狃所以眷眷宗國囓然忠厚蓋以剽聞闕里洙泗之餘教而然耳然自隨會而觀不狃則厚薄有閔若格之以吾聖人之法則不狃之所自處者亦未得為盡善也不狃對叔孫之辭正矣至於使之為帥乃導而之險以困吳師惜其始正而終入於詭也魯國當隱吳亦不當欺不狃苟未忘宗國則辭於吳子弗與伐魯之役既不負於舊君亦不負於新主義聲將徹於吳魯之間矣今身為吳帥而心為魯用懷二心而事人庸非聖門之罪人乎吾是以益知善未易擇愈擇愈差是未易審

末一段、疊三此字、天外三峰、遠勢殊妙、

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

愈審愈謬、君子之於學、其可以易心處之哉、讀隨會不狃之事者、不過以爲兩事而止耳、類而通之、區而別之、直而推之、曲而暢之、聞見層出、衆理輻湊、此陳亢之所以問一得三也、此顏子所以聞一知十也、此大舜所以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

晉使魏壽餘僞以魏叛以誘士會　文公十三年

忍棄其所不可棄者、必有大不可棄者也、又在頭目、斷指不顧、病在腹心、灼膚不辭、彼豈以爲不足愛而棄之哉、是必有大不可棄者而奪其愛也、君子之於信義與生俱生、猶手足體膚之不可須臾捨也、一旦

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既濟、魏人譟而還、

秦人歸其帑、

自上段忍棄轉來、曰、嗚呼云云、曰雖

幡然棄之、自處於信義之外、豈得已哉、其必有說矣、隨會之信義、歷數晉之公卿、未能或之先也、至於詐秦歸晉之際、雖借辭於髡衍問策於儀秦、殆不過如此、會果何所見而忍於自棄耶、蓋壽餘之來、會之終身通塞決於俄頃、歸亦今日、否亦今日、此時不反、後將無時、此策不行、後將無策、此其所以忍棄乎昔之可悔也、秦伯曰、若所不歸者、有如河、乃行、既濟、魏人譟而還、嗚呼、使會知自古皆有死之說、則歸與不歸、固有命矣、不然、身將歸晉、吾恐其心放而不知歸也、爲身謀則拙、爲心謀則工、會之謀、則拙會也、亦不善處輕重之間矣、雖然爲身謀而棄信義、夫人知其不可矣、爲國謀而棄信義、可乎哉、溫嶠爲王敦所留、敦遣歸

然云云余未能解文理恐此篇亦未經改訂者

雖然以下因論隨會而舉溫嶠明信義之意則分明然

建業嶠實欲歸晉外懼敦之疑乃陽不欲行既辭復入至於再三嶠之所以詐敦者即會之所以詐秦伯也會爲身謀固不逃君子之論矣嶠爲國謀獨不可諒其心而許其權乎晉祚存亡一嶠是繫使嶠幸逃虎口則危可平難可解亡可存豈惟江左是賴其自宜景而下實寵嘉之義存君親庸非不信之信乎曰信義不可須臾棄也君子平居暇日尚不忍以不信不義自處況敢以冦君親乎吾平居暇日未嘗爲詐因君父之難而爲之是我之詐由君父而生也詐由君父之詐也免君父于難而納君父於詐有忠孝之心者忍爲之乎此吾之所以罪嶠也

首段之意果無疵瑕乎余已不能解而其所論之理亦窮之則陷毛生之信與呂公前斥宋襄而以子魚之論兵爲善學文王者活潑之談自相矛盾是最可疑其或有慨於南宋人姑息誦詭招曲於敵而然也歟

危晉者王敦耳使嶠力竭不能救社稷而繼之以死是亦晉者敦也非嶠也今嶠苟爲詐謀雖幸存社稷然以不正之名累君父是危晉者王敦而累晉者溫嶠以五十步笑百步相去幾何哉世俗之說以爲君父在難若可圖全詭譎邪枉靡所不可皆指嶠輩爲法抑不知吾身在難知自愛者必不敢設詐以自免至於君父在難則爲之豈不謂以詐免身則無以自解以詐免君父則可以歸之君父以自解耶是君父乃吾歸惡之地也是以所賤事君父也薄莫甚焉隨會之過冠圓冠者舉知之至於溫嶠之事吾恐意在於忠孝而未嘗學者不幸而蹈其失故論之以待後

莊子儒者冠圜冠者知天道圜圜同

世君子、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　文公十三年

事在前篇關上、起四句、大雅抑篇、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久矣夫、喻人之難也、我以爲羊腸、而彼方以爲衢道、我以爲稻粱、而彼方以爲喙、而彼方以爲涇渭、分驚背馳、奚適而能相喻哉、言者不知聽者之心、而每恨其悟之遲、聽者不知言者之心、而每駭其談之遠、攻愈力、閉愈堅、叩愈煩、應愈怠、南面而君、北面而臣、東面而師、西面而徒、所以百諫而不從、屢告而不入者、職此之由也、蓋嘗觀魏壽餘之誘隨會、一履其足、而歸晉之機已傳、是獨何術而動物悟人如此其捷耶、殆非壽餘術之工、乃隨會聽之切也、會思晉之念、如獸思壙、鳥思林、魚思淵、蹙閼拘繫而不得騁、一旦壽餘以歸晉之機動之、微見其端、心領神受、爲交踵接、悶策已通、庸非聽之切、則得之速耶、使會歸晉之念不切、則壽餘雖刺其股、搏其膺、亦將撫機而不喻矣、歜職相感、以一年（文公十八年）史記魏世家一肘而智挾而商人戕蓄憾之伯、滅慮患之切者也、魏韓相警、以一履而去計定、謀歸之切者也、使數子者移蓄憾爲蓄德、移慮患爲慮善、移謀歸爲謀道、則皆將默會至理於交臂目擊之閧、豈有告諄諄而聽藐藐者耶、信矣切之一字誠入道之門也、自孔孟而後感發轉移之機、不復見於天

秋波一注、無誠也、而萬人皆動、觸切者也、貝錦萋斐無誠也、而英雄亦感、觸切者也、酒與財、固此無機而能惑人、亦唯觸切者而已、呂公示人親切之處、讀者不可匆匆看過

千古忠言不納之理、說破無餘蘊、

呂公性卞急、一日誦鄭自厚而薄責人之語、平時忿懥忽水釋、宜哉、說感發轉移之機、親切透徹、

所謂每下愈況者耶、

下、蓋數千年于此矣、學者擬誦塵編、浩然歎息、以爲沒身不可復遇也、抑不知道不可離、理不可已、孔孟雖往、感發轉移之機、豈隨孔孟而往哉、前觀之古、後觀之今、仰觀之朝、俯觀之野、利害相激、事會相投、此五方畢會、低昂盈縮、出沒變化、一瞬未終、彼此咸喻、相語不以口而以形、相視不以迹而以神、是廛肆市區、皆處洙泗之濱、工賈商旅、皆具游夏之用也、舉目皆妙用、而吾自不覩、盈耳皆入言、而吾自不聽、終日與理遇、而反有不遇之歎、憶理不遇人耶、人不遇理耶、

左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辭唯五字、而其要唯二字、曰齊、曰長、絕妙辭令、簡之又簡者然、非宣子則不通、又非此時則不行、善知時與人則辭令之妙在簡、會有感焉、漫

趙盾納捷菑於邾　文公十四年

物固有不可並者、一事而是非並、擇一焉可也、一人而褒貶並、擇一焉可也、參是於非、等褒於貶、則其論鬬閱陵奪、無以自立于天下、信矣、說之不可並也、並其不可並、豈君子樂爲異論哉、天下之言固有相反而不可相無者、殆未易以前說律也、是非有時而並存、褒貶有時而並立、異而同、舛而合、戾而順、睽而遇、惟君子爲能言之、君子爲能一之、晉趙盾以諸侯之師、納捷菑於邾、鳴鐘擊鼓、至其城下、屈於邾人長少之義、徒手而還、責之者咎其知之晚、獎之者歎其改之勇、論者莫能並也、吾以爲二說要當兩行、然後可

評邾人、

此篇迂餘曲折、雖用常起法、而自為一體、畢竟借趙盾教學者其主意、唯在宗旨、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說得異樣風致、學文者、脩身者、共宜玩味、

治疾欲速愈、久愈侵、知非欲蚤愈、久愈謬、由是說則盾可責、過過之尚淺者、盡以此警之、已成之疾、難望其瘳、已成之非、難望其革、由是說則盾可獎、過過之既深者、盡以此誘之、用前說警過之淺者、使不敢自堅、用後說誘過之深者、使不至自棄、缺一焉、可乎哉、苟徒執一說、沒其獎而專其責、以謂盾也受愬之時、弗詢弗考、發命之時、弗慮弗圖、內興車甲、外勤諸侯、跋履山川、傳其國都、而後反、盾意雖回、而既憊之力既費之財、終不可回也、悔於邾、不若悔於晉、悔於晉、悔於郊、不若悔於朝、不若悔於都、悔於朝、悔於室、其悔彌遠、其失彌多、改過雖美、豈如無過之可改為快哉、嗚呼、無疾則

醫為病二句、庸言妙話、

極力張皇、形改過之勇、

戲括、魯武公之二子、周宣王擯兄括立弟戲、魯亂自此起、事在國語周上、節節發揚、盾改過之美、便所以鼓舞學者、

不必醫、無過則不必論、醫為病設、論為過設、使盾審之於初、師不出過不形、則亦何論之有、惟其陷而能拔、迷而能反、棄前日之勞、成今日之決、此獎之之說、所以不可偏廢也、一言之尤、一筆之誤、或者猶諱其短而遂成之、況盾以盟主之令、八百乘之賦、反見阻于鞏爾小國、驅馳暴露之疲、餽饋靡屢之耗、侯甸男邦之誓、勇於徒義、皆不暇顧、是豈碌碌凡子、所能辨乎、戲之代括、突桓公十一年之以強脅弱、自古而然、盾若挾晉之威、援周宋之比、邾將覆亡之不暇、何力之敢抗、今見義之大、而忘邾之小、不念前功之可惜、惟知今失之當除、盾之大過人者、此也、蓋嘗觀戰國之際、諸

學記、呻其佔畢、注、佔、視也、簡謂之畢、不曉文、故但吟誦所視簡之文、
水邊楊柳、婀娜搖曳、如結如解、妙不可言、然亦自起首以下、節節關鎖之密來、

左周公將與王孫蘇訟於晉　文公十四年

子蠻起、終身蔽蒙者、置不足議、至若宋桓淳于髡之徒、皆親嘗爲孟子之所折、墨翟陳良矣、終不肯幡然儒服、竟自名其家、是非不知操術之誤、反顧平生肄習之勤、未能決然捨也、彼于呻吟佔畢間、尚戀戀不肯棄、況輿師之衆征伐之重乎、獎盾之義、宜吾之不敢廢也、吾嘗歷考世變、冒甚厚之名、必就甚厚之實、辭甚厚之實、必避甚厚之名、其避其就、不出名實之兩端而已、盾之退師、將以避名耶、則有輕率之譏、將以就實耶、則無錙銖之獲、所避非名、則避者果何事、所就非實、則就者果何物、學者嘗試思之、

周公王孫蘇訟於晉　文公十四年

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國權立不立、方今歐米間大關係讀者宜注目、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聽訟、非文王之心也、東冰西炭、凍者不得不西、左淵右陸、溺者不得不右、虞芮之訟、文王未嘗招之使來、蓋毫毛之不能去也、文王雖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者以二國之向背、簸商周之興亡也、舜避朱、禹避均、益避啓、其辭其受、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爲決虞芮之訟、近捨朝歌而遽趨豐鎬、彼紂雖倔強于酒池肉林間、直寄坐焉耳、吾嘗持是而觀後世隆替之由、權在則昌、權去則亡、未有失其權而國不隨亡者也、周道既降、孱王僕臣、不能主方夏之柄、儕於列國、至匡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王孫蘇卿士也、二臣有訟、不

汪伯玉曰、警策、
旸、砌也、又堂廉曰
旸、

之王而之晉君天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大明淑慝外
薄海表咸得其職今至不能尸楷旸之訟則國之置
王果何用乎虞芮介然遠國矣其質成於周議者尚
爲商危之向若飛廉惡來内相忿競棄紂而即文紂
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匡王怡然坐視不惟不駭反
使人于晉助所厚者之訟惴惴然恐其不伸巍然被
衰弔稱天子顧乃企足矯首待晉之予奪以爲輕重
何其衰也是周之危過於商而匡王之無恥甚於紂
也周之頹敝甚於商季何爲當亡而不亡晉侯之小
心不及於文王何爲可取而不取蓋嘗思其故矣紂
之末年雖三分失其二然威令尚行境内凶虐尚能

南宋之勢非有桀紂之主其有可振之權非如周室之衰而委靡卑屈自招困辱其弊騶騶將踏匡王之覆轍呂公何得不憂憤

唐荊川曰、推勘精確、

及人故民不堪其暴而其亡之晚周之微門内小訟
猶不得專雖欲搖侈誰聽其掊克雖欲殘酷誰受其
指令其起其仆近不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侯之
強弱晉雖陽尊貌敬實不過以邾莒遇之耳何嫌何
疑而遽欲墟之哉故周非不亡無可亡也晉非不取
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
生人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其移比干
之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朝發鹿臺之財暮
發鉅橋之粟烏知其不祈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列
乎至於匡王挍然建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刑政舉
不在已雖欲自奮其道何由是將償之商猶有復起

喻之病紂若瘋顛人匡王若肺癆者孟子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王濟之曰、非東萊膽識、不能發如此議論、

之望、未隧之周、已如既隕之時、也、左支廢右支緩、奄奄餘息、綿百世而闋千齡、樂乎哉、周過其歷之言、吾未敢信、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五　終